

灌妥腊肠等君归

明前茶

一到大雪时令,路过肉铺的顾客都会像我一样伸头往里张望:赵叔来了没?该灌香肠了!

听到有人念叨他,赵叔立刻从“回”字形的案板后面伸出脑袋,举起被酒和辣子腌红了的手,招呼道:“您还真准时,这会儿腌,赶得上腊月底分送亲友,怎么样,还要黑猪肉,黄酒五年陈,不放麻辣?”

我的口味赵叔已记得,但照习惯他还得确认一遍,临近腊月,好多单位突击做了被疫情耽搁的体检,血脂高的要灌“瘦肠”,血压高的要“减盐一半”,血糖高的要“去甜”,赵叔立刻给大家发扑克牌大小的硬纸壳,让大家把口味写上面。写完,称肉,看着赵叔把纸壳子别在袋子上,顾客就可以走了,隔两三个小时回来,腊肠已经整整齐齐灌好。

当然也有乐意看着赵叔亲手灌肠的,因为他是这家菜场的名人,只有腊月才见得到。赵叔江西人,至今与老伴在家里种着几亩稻田。两个儿子均很争气,研究生毕业后来到本市的互联网大厂工作,娶了城里媳妇。两个媳妇分别主政家事,重视教育,娃儿一生下来就亲自早教,英语,绘画,滑旱冰轮番来,最大的孙子琴凳上架起小板凳,已经在学钢琴。老赵夫妻见大孙子的小手张得像鸭蹼一样,使劲去够钢琴上的黑白键,心头大为不忍。他们虽是农民,但颇是明白“一代管一代”的道理,为了放下心头的挣扎,8年前,他们回了老家,继续种地,只有严冬农闲才上城来,与儿孙共同生活一两个月。他们老家出小刀手,大雪节令一到,得雇人灌腊肠,老两口一清早送完孙子上学,就到肉铺去“上班”了。

看赵叔灌肠实在是一种享受。他是一个讲究人,与众不同。别人灌腊肠,就把腿肉、前夹肉粗粗一切,冲冲洗洗,倒入大木盆,把调料往里

一撒,一瓶黄酒一倒,大手拌匀,立刻就进灌肠机,半个小时内,一大包湿漉漉、沉甸甸,粗大圆胖的肉肠就灌好了。赵叔瞧着直摇头:肉里的血水没控出,调料就进不去;调料进不去,灌香肠的人放盐放辣就下狠手。这水淋淋的肉肠得晒到几时才得干?恐怕等晒干时也咸得不能入嘴了。托赵叔灌肠,你得等得起,因为洗切完,他安排了一个“控水”的过程:肉放在不锈钢大篦子里,篦子架在木桶上,肉上面再压上一大片压石板。压上半小时,肉的腥水尽数流出,肌理变得紧实,才堪调味。赵叔准备的调味料也讲究,黄酒必须是会稽产的三年陈或五年陈,糖必须是黄冰糖,砸碎后预先放在黄酒里化开,辣椒粉必须是四川二荆条磨成,花椒得挑陕西韩城的……他唯一允许顾客自带的调料是白酒,他有一个比啤酒盖大不了多少的酒盅,管你带来的是什么酒,他先得尝一口,看是不是适合调味香肠。若是酱香太烈有可能夺了肉香本味的,他喝完一言不发,把酒瓶子塞还你。老客乖乖接了,赔笑道:“还用五年陈,还用五年陈。”

赵叔灌肠,边跟相识几年的顾客唠嗑。顾客以家中主厨的大妈居多,少不得跟他埋怨媳妇女婿难伺候,而赵叔也是个有阅历的人,他一面坐在小板凳上,像魔术师从袖管里源源不断掏出手巾一样,拉出一截又一截的肉肠,一面三言两语就开导了人家:“媳妇把一半香肠捎给了娘家,好啊,你不觉得亲家母如今待你儿子更上心了?”

“女儿嫁了湖南人有什么打紧?无非是一包香肠两样灌,多费一两辣椒粉而已。”

“不聒不哑不做翁姑,要我说,孙子要上什么补习班,还用你操心?你只管蒸腊肠炒青菜,喂饱了孙子找朋友跳跳广场舞。就算媳妇管孙子要栽跟头,你也放手让她栽。哪个人头一次腌腊肠,能腌得人人叫好的?腌坏了,才知道明年怎么改。”

灌腊肠的过程,赵叔以自己的经验,开导满腹愁怨的顾客,修补了客人四处漏风的恹恹心态。灌完腊肠,赵叔用一根竹签子,将几十截腊肠一点点戳上放气孔,这不仅仅是加强肠衣内外空气的流通,加速水分的收干,更平衡了肠衣内外的压力。老客们说得好:在老赵这里灌的香肠,你插根竹签直接在火上烧烤,都不可能肠衣迸裂了。



图片来自网络

一剪梅

子薇

几年前,有幸得到被誉为“江南一枝梅”的端木礼海先生赠送的一幅梅,还没到家,便走进一家店铺装裱了,原本很有品相的画子,档次瞬间又有了质的提升。

画虎画皮难画骨,意思是画老虎时画它的外在容易,可要将老虎的气势、内在气韵画出来却很难;画梅呢,我以为同理,你画我画他也画,但是,形似易,神似难,这个神似,指向的大约是梅的精神、梅的风骨、梅的灵魂。著名画家陈大羽曾给端木礼海作品如此评价,“礼海兄画梅为海内胜手,此作深得和靖诗意。”

和靖,即林逋,恬淡孤高,一生隐居,不仕不娶,终日与梅鹤为伴,平素一袭白衣,诗作随就随弃,自嘲“以梅为妻,以鹤为子”,人言“梅妻鹤子”。大凡孤高之人,必有当得起孤高的资本,在他这里,不说资本山高海深,但是,足够了。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。”简短的诗句,却深纳万千气象。今人每每咏梅说梅赏梅,这句诗必会适时地从脑海的沟回间蹿出来。宋人杨公远为林逋作诗曰,“湖上吟翁味长,孤坟今已草成荒。姓名犹寄梅花上,一度开时一度香。”姓名犹寄梅花上,尤其值得玩味的句子。反复诵读时,有一层薄薄的凉意在心头,也有一层淡淡的欣喜在心头。有人说,一个人的一生,倘使能够留下一句被人记住的话语抑或诗词,便是没有虚度。此言不虚。林逋的诗句,早已化作梅的精魂,附体其中越千年,永垂不朽,源远流长。

生活中,很多女子拿“梅”取名。她们的长相,或者貌美如花,或者平常平庸;她们的命运,她们的生活,有好有坏。很多文学作品里,亦有诸多如梅一样的美丽女子。梅表姐贤淑美丽,却是一个悲剧人物。她与觉新相爱,最终未能结缘,出嫁不久就因丈夫亡故而成寡妇,终因对于觉新的爱而不能,还有生活的各种不顺,抑郁成疾,在寂寞悲苦中吐血而死。

还是文学作品,天生丽质的杜丽娘,只因一场春梦,便染心病,渐至抑郁而终,被葬在自家花园梅树下,修成“梅花庵”一座。她春梦中的情人柳梦梅,赴京应试,偶感风寒,住进梅花庵,与杜丽娘游魂相遇,缱绻恩爱,后在老道姑的帮助下,掘开杜丽娘坟墓,杜丽娘魂归肉体。若真是有缘,岂止是千里万里来相会,便是阴阳两隔,死者也能复生,开启一段好姻缘。汤显祖非同寻常的创作技艺,汤显祖的高明和道行,高山仰止。作品中的梅,成了一个颇有力量度的道具,其力度,不仅仅落在人名上,更是落在一处绕不开的情境中。我很白痴地想,为什么偏是柳梦梅,其他名字可不可以,譬如,柳梦兰,柳梦竹,柳梦

菊?反复比较,还是梅好,冰清玉洁,身在俗世,却自有一份雅意、一种大气、一番呵气成繁花的意境。

当然,这些爱梅或者名字里有梅的女子,其命运好也罢,坏也罢,都是冥冥之中天注定,与梅并没有什么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。

“偷得梨蕊三分白,借得梅花一缕魂。”这是林黛玉咏白海棠的诗句。梅花的魂,是怎样的,或者说,该如何描述,这于我,真的是一个难题。所谓魂,是一种精神吧,那种精神,当是积极向上的,催人奋进的,有一种先天的贵族气质——有筋骨,富质感,含几分亲切,却又有那么一点拒人于几米之外的味道——过近了,那份逼人的美艳,太耀眼。

很多文艺作品里,梅皆是励志的代言者。其与松、竹并称“岁寒三友”,与兰、竹、菊合为“四君子”。生在滚滚红尘,却清香四溢,姿态高雅;便是隆冬时节,也坚强坚韧,悠然绽放,自有一种品格,自带一番光芒,自成一段风流,自含一般韵味。

经天纬地的毛泽东,咏梅,却又不局限于梅。“风雨送春归,飞雪迎春到。已是悬崖百丈冰,犹有花枝俏。俏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,她在丛中笑。”毛泽东的诗词,向来雄浑磅礴。每一字,咬在嘴里,都是铿锵有力的;每一句,含在唇间,都是掷地有声的;通篇读来,似有百万雄兵,正奔腾跨越,烟尘四起,一路向前……

暖暖的风一吹,春便来了。立春于四季来说,几乎有着划时代的意义。储藏了一冬的凛冽寒气,从草木的身躯里被驱赶了出去。从枯寂到繁荣,在这个节点上泾渭分明。又一盆梅欣欣向荣,它们在打苞,一粒一粒的花苞,如同一粒一粒的红豆,粘在细枝末节上。簇簇新的绿意红韵,如同大海里汹涌涨起的潮水,漫过草地,漫过灌木,漫过树枝,漫过原野,漫过坡地,慢慢地攀爬上连绵的山峦,吻上苍天的脸颊。阴沉了几乎整整一个冬天的天空,忽然间精神抖擞,汪汪的蓝和从地平线上一路攀爬上来的春色,把苍茫宇宙的气质一下子托举起来。如此托举,亦有梅的一份功劳。

梅很高洁,梅又很平民,随处走动,不期然地便有一丛两丛梅闯入眼帘。“一剪寒梅/傲立雪中/只为伊人飘香”,行走于尘世间,本质上,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,无论你愿意不愿意,无论你认可不认可。如果,有那么一枝花,只为你绽放;如果,有那么一个人,只为你守候,这是怎样的缘分福分。遇到,守住;得到,珍惜。那样的时光,是阳光落在梅花上,是他的眼眸深情地凝视她的眼眸,是尘世间的一些美好捕捉欣赏另外一些美好。

